



英国穆斯林的过去和现在

(英)安塔拉·席迪格 撰, 罗强强 编译

穆斯林社区的发展

尽管穆斯林迁居英国开始于 19 世纪中叶, 但是导致移居的直接因素则是 1869 年苏伊士运河的开凿。随着英国和殖民地之间贸易往来的日益加强, 英国在船舶和港口急需大量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容易选中的是也门人。他们是第一批到达英国加的夫、利物浦、伦敦港口的穆斯林移民。

除此之外, 还有迁移和定居在英国的其他人。比如, 阿布杜拉·尤苏夫·阿里 (Abdullah Yusuf Ali) 既是一位国家公务员, 又是把《古兰经》译成英文的翻译家, 他是在英国生活、结婚和去世的。

一方面, 有大英帝国吸引着大规模的人迁移英国, 另一方面, 本土的英国人被移民们的信仰所吸引。

19 世纪后半期至二战期间, 出现了两个重要的研究所, 一个在利物浦, 另一个在萨里。居住在利物浦的律师威廉姆·H·奎列姆 William

H Quilliam), 在 1887 年访问了墨西哥, 在那里他被伊斯兰教感化, 随后皈依伊斯兰教成为一名穆斯林, 建立了利物浦清真寺和穆斯林研究院。他主编了《伊斯兰世界》(创刊于 1890 年) 和《新月》月刊, 在《新月》月刊上他撰写了大量有关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文章。一系列的宗教宣传也开始发行, 奎列姆还在利物浦为孤儿建立了麦地那之家。他的作品不仅吸引着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而且在国外也有着持久的读者。他收到了阿富汗元首埃米尔的私人礼物, 土耳其帝国苏丹邀请他访问伊斯坦布尔, 不久又任命他为谢赫。穆斯林研究院建立了穆斯林学校, 招收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学生。奎列姆的行为招来四面八方的攻击, 他不得不离开利物浦前往泽西, 后来他又隐名埋姓返回。

第二个重要的研究院是工作团, 由雷特那博士 (Dr Leitner) 创立的。这位匈牙利的东方学者于 1889 年在这里建立了清真寺。在后来的 12 年中被忽视, 直到 1912 年卡赫瓦贾·可玛鲁丁 (Khwaja Kamaluddin) 从印度来到这里才有

了改观。可玛鲁丁的核心目标在于解除英国人对伊斯兰教的误解,并且希望能在整个大英帝国产生影响。1913年,他开始出版《印度穆斯林和伊斯兰观察》月刊,后来这个刊物改名为《伊斯兰观察》。洛德·海德里(Lord Headley)皈依伊斯兰教以后,工作团获得了长足发展。1896年洛德以合同工程师的身份到印度时就开始接触伊斯兰教。可玛鲁丁和洛德·海德里为工作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14年,洛德·海德里创立了英国穆斯林社团,目的在于给穆斯林一个生存语境,并把伊斯兰教看作是英国社会的一部分。随着工作团的发展,在伦敦的马尔默杜克·彼克霍尔(Marmaduke Pickthall)宣布皈依伊斯兰教。他开始与工作团加强联系。彼克霍尔把《古兰经》翻译成英文,并在伦敦出版发行了名为《穆斯林视角》的杂志。通过这种方式,英国与伊斯兰教的联系得到了继续深化。

二战后的迁移

大批巴基斯坦人迁入英国起因于殖民主义。在战争中参加英国军队的许多士兵被运送到英国小岛,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定居于此。起初,他们的数量非常少。印度的独立,使大批人口迁移,特别是印度西北部的一些地方和米诺普诺斯(这里是参加英国军队人口的主要聚居区),人们开始考虑他们在英国的未来。第二个导致迁移的重要因素是巴基斯坦玛格拉(Mangla)大坝的修建。大坝的修建使10,000人迁移,这些人主要仍是米诺普诺斯人。他们拿到政府补贴以后,一些人定居在巴基斯坦的其他地方,其他的人寻求到他们英国亲戚的帮助,随后定居在了那里。

战后英国经济迅速得到改善。和20世纪50年代相比,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越来越少。不可避免地,政府开始限制移民工,联邦移民法案在1961年通过,随后生效。这个法案成了穆斯林人口在英国增长的转折点。联邦移民法案通过和生效的18个月时间给这些在英国工

作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余地。他们是想回到他们原来的国家呢,还是把英国看成自己的国家呢?法案主要限制想在英国工作的成年人。到了1964年,没有技能在英国可以工作的许可被停止了。结果是,以前和其他人一起住房的每个单身男人现在开始在附近居民区为他们的家庭寻找房子。一旦他们的家庭到来,父母最关心的就是子女。他们想通过教授《古兰经》,维持基本信仰和按伊斯兰教的惯例来让子女接受宗教教育。这就意味着要在附近居民区腾出一间房子供子女上学,并供穆斯林每天五次礼拜之用。穆斯林有关饮食的规定促进了按伊斯兰法屠宰商店和亚洲调味品进口的发展。这些促成了亚洲住宅区小商店在英国的产生。通过这种方式,穆斯林社区的发展开始了。

第二次迁移浪潮来自于非洲东部国家。在非洲,操纵着批发行业的是亚洲人,他们提供必要的银行和金融服务。但是,他们参与经济的行为被新近独立的非洲国家的非洲化政策盯紧了。银行和私人资产被国有化,这使得亚洲商人和他们的家庭要么选择和非洲企业在一起,要么离开这个国家。他们选择了后者。大批持有英国护照的亚洲人决定来到英国,导致了1968年通过的联邦移民法案取消了居住在外国而持有英国护照者进入英国居住的权利。

20世纪60年代,穆斯林国家作出重大决策,他们选派学生到英国深造学习,来自马来群岛、伊朗、巴基斯坦、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地区国家缓慢而又持续增长的学生便是明证。这些海外留学生在不同的英国大学里开始形成伊斯兰社团。1962年,伊斯兰社团觉得有必要组建伊斯兰社团,以给那些来英国的新生提供基本指导,也为大学校园里礼拜者提供便利。他们还举行一年一度的“伊斯兰周”活动,包括演讲、展览和放映等活动。总之,他们通过满足这些学生的需要来帮助穆斯林学生。慢慢地,一部分学生决心留下来,在团体中发挥领导作用。一系列的组织也开始形成,包括

联邦伊斯兰教团(1962年)、穆斯林学生社团(1962年)、穆斯林组织联盟(1970年)、伊斯兰欧洲理事会(1973年)、青年穆斯林(1984年)、伊斯兰政党(1989年)、英国伊斯兰社团(1990年),近来还有更多,如穆斯林议会、伊斯兰事务联邦行动委员会、世界伊斯兰教团、扎米艾特·乌马力和其他组织。

值得一提的是,穆斯林社团在英国的发展已远超出了宗教界限,在文化、社会或语言上,从旁遮普到巴基斯坦,从几内河特到孟加拉国已经没有任何共同点了。旁遮普人的衣服、纱丽已经和几内河特男人的腰布,妇女的纱丽没有相似点。吃的嗜好不同,同样反映了变化的词汇。举个例子,一位旁遮普人可能问你是否吃饼子(意思是你吃饭了吗),而一位孟加拉人则会强调巴哈拉(bhat)。然而,在英国,旁遮普人和孟加拉人联手为他们的子女建设清真寺和学校。这种合作更多的是建立在教派基础上,而不是地理和语言基础上。旁遮普人和孟加拉人的语言和文化获得了当地政府的认可。

穆斯林·种族·法律

移民在这个国家的增加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必然地引导政府在法律里把包括种族歧视定为犯罪。种族关系法(1976年)通过,任何基于种族上的雇用歧视都被认为是刑事犯罪。这在考虑移民社区的需求和保护他们需求方面是一大进步。但是不久,基于种族的保护开始出现了自身的矛盾。穆斯林是一个信仰群体而不适合严格的种族界定。他们的需求和优先权是不同的,更多的与宗教有关而不是与种族有关。在种族关系法看来,穆斯林不能组成一个种族群体,因而,为证明宗教歧视,穆斯林不得不证明他们作为一个种族群体被歧视,他们的宗教被歧视则是最主要的事实。在认定被歧视时,受害者的地理和种族来源也被考虑进去,这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相当数量的英国穆斯林,像欧洲或加勒比

黑人穆斯林得不到保护。举个例子,在商店里,一位亚洲穆斯林妇女能够寻求法律的保护,根据伊斯兰的标准去调整她的制服或装饰,老板很可能接受这些。但是,一位欧洲的或加勒比黑人穆斯林妇女就不会得到类似的待遇。再举个例子,一个白皮肤男人对一个白皮肤穆斯林妇女大喊大叫并用辱骂的语言攻击她,明显有侮辱她的倾向,这样的事情不会被当地种族关系法办公室看作是种族折磨,因为攻击者和受害者都是白人。

抚养和收养法也带有种族色彩。例如,一个黑人家庭一般抚养和收养一个黑人孩子。这里穆斯林很满意地看到,一个白肤色的穆斯林孩子给一个黑人家庭或穆斯林家庭,但是他们非常不愿意看到,一个黑肤色的穆斯林孩子被一个黑肤色的加勒比海基督徒家庭收养。但是,种族关系法承认后者这种情况,而不是前者。总之,英国穆斯林被归为“亚洲人”,种族之外,他们的共同需求很少被认可,或者政府对此没有回应。现在种族平等的提案正在提议中,并且获得了很大支持,包括城市里面的宗教议会——1986年修正的公共秩序法,在现有的肤色、种族和国籍(包括公民身份,民族或民族起源)的基础上,又包括在宗教和信仰基础之上的区分。这些修正将从爱尔兰北部扩展,最后到覆盖英国大陆。

当代挑战

从总体上看,英国穆斯林来自主要的穆斯林国家,例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中东国家等。来到一个非穆斯林的社会,他们面临着语言不通、文化认同和教育期望的困难。总的说来,形势很不喜人。多数的移民认为他们正进入一个基督教国家。西方和西方国家的认知,例如英国,这个充满宗教精神、星期天信徒挤满教堂的基督教国家,基督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仅仅只有装饰的目的这一点价值。而且,人们对上帝、先知,特别是耶稣进行批判性

的质问,宗教通常在电视上被批评。英国对宗教的态度通常让穆斯林们困惑不解,已经深深植入了英国穆斯林的灵魂之中,穆斯林群众对于伊斯兰教的理解被英国文化对于伊斯兰教的理解所吞没。因此,风俗和传统就在英国穆斯林界定他们的宗教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地的民众把新来的穆斯林民众看作是有着集体惯例和宗教信仰的一种整体文化群。他们看见亚洲的印度锡克教徒,穆斯林或者印度教徒之间是有一点点差别的。五年前,我参加了一个基督教徒—穆斯林对话小组,在那里,午餐时间招待我们的菜单里除了羔羊和蔬菜外还有其他饭菜。我们的一位主人问厨房人员,买的肉是否是从按伊斯兰教律法屠宰的屠夫那里买的。厨房人员回答说是从一个亚洲屠夫那里买的肉。主人问那屠夫是否是一个穆斯林,厨房人员并不知道。他认为全部亚洲屠夫都是按伊斯兰教律法屠宰的屠夫,不认为这件事重要得足以去询问。

穆斯林在英国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产生了代沟。在早期迁移和定居的时候,穆斯林引进阿訇管理他们本地的清真寺,并且给他们的孩子教授基本的伊斯兰教知识。阿訇认为他们在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教的那些孩子是持旁遮普语或者孟加拉语的,但是不同的。对于相同的孩子,在日间学校里,老师鼓励孩子提问和思考,但在清真寺内的夜校里,对孩子则不鼓励提问和思考,取而代之的是更强调回答和记忆。一个孩子或许想知道他(她)学习后面的原因,但是那些阿訇总是不鼓励这些事情的。而且,孩子交流的语言已经越来越成为英语,现在英语已经成为了第三代英国穆斯林的第一语言。但是在许多伊斯兰学校里那些阿訇仍然用乌尔都语或者其他亚洲语言教授他们,难怪这样的教学方法在年青人中间越来越遇到阻力。

不断地使用来自印度次大陆的阿訇和清真寺定期参加礼拜的教徒,对于教律问题的信

赖,好像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解决方法。神学的问题,几乎不被阿訇接触,他们也不想急着做这些事。他们带领每日的祷告,处理婚姻,领导葬礼(janazah)祷告,并且完成相似礼拜时的其他要求。但是,很少有人理解在一个多元社会作为一名穆斯林生存意义的技巧和视角。英国穆斯林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个缺陷,打开经学院培训他们的阿訇。但是不幸的是,这样的经学院所开设的课程几乎不能反映出当代挑战并且满足现实的需要。引进的阿訇和当地培训的阿訇唯一的区别在于,当地培训的阿訇可以用英语表达他的意思,而引进的阿訇不能做到这一点。

大学生活期间积极参与伊斯兰教活动的穆斯林年青人,在宗教中找到了一种归属感和自豪感。通常他们在伊斯兰教里新发现的信仰,挑战着他们父母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惯例。有些时候,年青人好像变成了重生的穆斯林,热心地改变他们家庭的和朋友践行伊斯兰之路。他们的传教士般的热心使他们确信他们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其它人行为是错误的。他们把周围穆斯林看成是堕落的或者是不称职的。把非穆斯林看作是穆斯林潜在的敌人,认为他们与普通的穆斯林领袖勾结一起,对更广大的穆斯林进行密谋和共谋。例如《撒旦诗篇》被认为是赠予英国人谋害穆斯林的礼物。比如海湾危机的外部因素,波斯尼亚对穆斯林的大屠杀和在法国戴头巾(hijab)的问题,强化了他们的这种情形。

今天,英国的穆斯林是一个相对安定的群体,很少听到“有一天回家”的想法。就年青人而言,有两种趋势:一些年青人与宗教民族精神相关,而其它的年青人更多向“巴格拉”文化倾斜。但是这两种趋势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很激进的群体。英国穆斯林将来的进程基本上依赖他们对于发展方向的选择。